

南亞技術學院教師專題研究計畫
成果報告

從《玉臺新詠》看南朝女性的讀與寫

計畫編號：教專研 101P-007

計畫類別：個別型計畫

執行年度：101 年度

執行期間：101 年 1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

計畫主持人：周佩芳

執行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

研發小組審查：☐同意結案☐不同意結案 簽名：

(審查人不得與計畫主持人相同)

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

從《玉臺新詠》看南朝女性的讀與寫

周佩芳

通識中心

摘要

《玉臺新詠》是一部專選歌詠婦女詩篇之總集，原因為編書動機就是為宮中女性閱讀喜好而設，所以，《玉臺新詠》所收之作是南朝宮廷女性的讀物，而這也說明了何以其選文偏向陰性柔媚之質。此書編者所預設的讀者，及其書中所收的女性作者，出身背景大多來自世家貴族，甚或是文學家族中的女性。這樣的家庭環境，培養她們文學欣賞的興趣，賦予她們文學創作的的能力。而由於《玉臺新詠》一書的編成，也為當時這群識讀與創寫作的女性留下見證。

在女性創作作品的現象方面，自詩歌形式、詩歌性質與發展論之，與整部書的情況是一致的。在藝術成就方面，似可與男性詩作相抗衡。至於是否能自作品看出性別差異，是較困難的；但若自男女兩性作品的詩題上觀察，確可比較出性別差異。

壹、緒論

一、研究動機

徐陵¹所編之《玉臺新詠》，是公元六世紀的一部詩歌總集²，選錄詩歌數量超過八百首，分為十卷，共收一百一十二人。《玉臺新詠》專收詩歌，專選歌詠婦女的詩篇，這種選本在當時是沒有前例的。

而令筆者注意的是，全書共收十二位女性作者三十八首詩作³。由於漢魏六朝的總集與別集流傳至今者很少，《玉臺新詠》保存了許多可貴的詩歌；特別是，在古代中國，寫女性的作品不少，但作者多是男性，真正的女性作品是極少的，所以，《玉臺新詠》所收的女性詩作，是珍貴的資料。

二、研究目的

¹ 徐陵（507～583），字孝穆，東海郟（今山東郟城）人，父親為徐摛，曾為晉安王蕭綱（後來的梁簡文帝）侍讀，才學深受梁武帝蕭衍賞識，在詩壇上與庾肩吾齊名，兩人共同提倡創作豔詩。

² 據顏智英分析，《玉臺新詠》成書之確切年代，應在梁中大通三年至太清二年（531～548）間，最可能是的完成時間是中大通六年（534）。見氏撰《昭明文選與玉臺新詠之比較研究》，頁 35～40。

³ 顏智英統計為十六位，但其將「范靖婦」與「范靜婦」視作不同，且將陸機為周夫人代寫的〈贈車騎〉，及民間歌謠〈丹陽孟珠歌〉、〈錢塘蘇小歌〉視為孟珠、蘇小小所作，見氏撰《昭明文選與玉臺新詠之比較研究》，頁 154。但上述本文不列入女性作者及作品，所列請見本文末附錄。

女性能夠從事文學創作，肯定必須閱讀他人作品及相當的習作，方能具備條件。這正是本文思考的方向，擬自專選歌詠婦女的《玉臺新詠》為範圍，觀察南朝女性的閱讀與寫作情況，以加深對中國古代女性及其作品的了解。

貳、文獻探討

目前學界在《玉臺新詠》的研究專著，僅有劉躍進《玉臺新詠研究》一書，此書著重於版本、成書年代以及書本原貌的考察，並未探討所收詩歌，更未觸及女性視角。在學位論文方面，年代較早者為顏智英《昭明文選與玉臺新詠之比較研究》，現已由花木蘭出版社出版。近年則有蘇雅惜《玉臺新詠女性詩歌研究》，以及劉依芸《齊梁宮體詩書寫女性探析——以《玉臺新詠》為範圍》。可明顯看出，早年對於《玉臺新詠》的研究是寂寥，本人以為主因乃視其為宮體詩而無研究價值；近年則因女性研究浮出地表，而有新視角。

參、研究方法

一、內緣研究法

在內緣研究法中，首先是將《玉臺新詠》這部女性詩歌總集自首至尾通體詳讀，之後再透過對當時文學環境氛圍、作家生平及作品風格的了解，以分析這些詩歌。這是一種向內鑽研、分析、聯繫、比較的研究方法。

二、外緣研究法

在外緣研究法中，首先是做好文獻整理，即廣泛蒐集《玉臺新詠》及女性詩歌相關研究之專書、學位論文、期刊資料等等，再利用文獻間相互印證，即「文獻互證法」，以提出自我見解。

肆、研究成果

前言

徐陵⁴所編之《玉臺新詠》，是公元六世紀的一部詩歌總集⁵，選錄詩歌數量超過八百首，分為十卷，共收一百一十二人。《玉臺新詠》專收詩歌，專選歌詠婦女的詩篇，這種選本在當時是沒有前例的。

而令筆者注意的是，全書共收十二位女性作者三十八首詩作⁶。由於漢魏六朝的總集

⁴ 徐陵（507～583），字孝穆，東海郟（今山東郟城）人，父親為徐摛，曾為晉安王蕭綱（後來的梁簡文帝）侍讀，才學深受梁武帝蕭衍賞識，在詩壇上與庾肩吾齊名，兩人共同提倡創作豔詩。

⁵ 據顏智英分析，《玉臺新詠》成書之確切年代，應在梁中大通三年至太清二年（531～548）間，最可能是的完成時間是中大通六年（534）。見氏撰《昭明文選與玉臺新詠之比較研究》，頁35～40。

⁶ 顏智英統計為十六位，但其將「范靖婦」與「范靜婦」視作不同，且將陸機為周夫人代寫的〈贈車騎〉，及民間歌謠〈丹陽孟珠歌〉、〈錢塘蘇小歌〉視為孟珠、蘇小小所作，見氏撰《昭明文選與玉臺新詠之比

與別集流傳至今者很少，《玉臺新詠》保存了許多可貴的詩歌；特別是，在古代中國，寫女性的作品不少，但作者多是男性，真正的女性作品是極少的，所以，《玉臺新詠》所收的女性詩作，是珍貴的資料。

女性能夠從事文學創作，肯定必須閱讀他人作品及相當的習作，方能具備條件。這正是本文思考的方向，擬自專選歌詠婦女的《玉臺新詠》為範圍，觀察南朝女性的閱讀與寫作情況，以加深對中國古代女性及其作品的了解。

一、《玉臺新詠》的性質：女性讀本

《玉臺新詠》的評價呈現兩極現象，主要原因為書中收有較多宮體詩，評者對此的看法便左右了對此書的評價。如《隋書·文學傳序》云《玉臺新詠》為「亡國之音」（卷七十六），因其選詩偏向輕靡，所以謂其有害風教；如近人聞一多，認為其是專以在昏淫沈迷中作踐文字為務，為衰老貧血之南朝宮廷生活之產物。⁷但這幾年，學人紛提修正意見。一是不再以色情眼光看待宮體詩，如康正果認為，宮體詩是當時詩壇有意為之的「新詩」，是魏晉以來對「物」巧構形式由「山水」轉向「女性」的產物，所以詩作多細描女子的外貌、妝飾及姿態，與色情無直接關係。⁸一是客觀計數宮體詩佔《玉臺新詠》的比重，據清吳兆宜言：「三、四卷是宮體間見；五、六卷是宮體漸成；七卷是君倡宮體於上，諸王同聲；八卷是臣仿宮體於下，婦人同調。」⁹所謂「宮體詩」，主要收在卷五至卷八中，這四卷共收四十五人，二百六十首詩，與全書所收的詩人數及詩作數相較，可見全書並不以「宮體」為主。如此，一方面宮體詩有了積極的意義；另一方面，《玉臺新詠》不再與宮體詩等同。

自全書詩作內容考察，明胡應麟：「《玉臺》但輯閨房一體」、「《玉臺》所集，於漢魏六朝無所詮擇，凡言情則錄之。」（《詩藪》外編卷二），清紀容舒：「蓋此集所錄，皆裙裾脂粉之詞，可備豔體之用。其非豔體而見收者，亦必篇中字句有涉閨幃。」「按此書之例，非詞關閨闈者不收。」（《玉臺新詠考異》卷九）因此，《玉臺新詠》是一部關於女性的詩集，反映女性的生活與情思。

本文認為，編者徐陵所寫的書序更應重視。他以：「周王璧台之上，漢帝金屋之中，玉樹以珊瑚作枝，珠簾以玳瑁為押，其中有麗人焉。」開篇，用周穆王為妃子盛姬建重璧台，及漢武帝金屋藏嬌典故，交代了書名為「玉臺」之因，即點出主角是居於宮庭的嬌女。接著，他說：

（麗人）優游少託，寂寞多閑。……無怡神於暇景，惟屬意於新詩。庶得代彼皋蘇，微蠲愁疾。但往世名篇，當今巧制，分諸麟閣，散在鴻都。不籍篇章，無由披覽。於是，燃脂暝寫，弄筆晨書，撰錄豔歌，凡為十卷。曾無忝於雅頌，亦靡濫於風人，淫

較研究》，頁 154。但上述本文不列入女性作者及作品，所列請見本文末附錄。

⁷ 見聞一多〈唐詩雜論·宮體詩的自贖〉，轉引自楊明〈宮體詩評價問題〉（復旦學報，1988 年第五期）。

⁸ 康正果，《騷與豔情—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》，頁 168 ~183。

⁹ 徐陵編、吳兆宜注、程琰刪補、穆克宏點校，《玉臺新詠箋注》下冊，頁 531。

渭之間，若斯而已。

這段明寫《玉臺新詠》的著書動機：因為這些居於深宮的女子，生活悠閒，宮庭的遊戲無法排遣其寂寞，她們只對「新詩」有興趣。為了便於她們閱讀，編者才開始撰錄「豔歌」。

「新詩」與「豔歌」所指為何？蕭綱〈與湘東王書〉批判當時京師摹擬謝靈運或裴子野的文風，肯定創新的謝朓、沈約等人的作品。又，與蕭綱關係緊密的徐摛，是：「摛幼好學，及長，遍覽經史，屬文好為新變，不拘舊體。」¹⁰摛文體既別，春坊（太子宮）盡學之，宮體之號，自斯而起。¹¹可見，當時文壇，特別是與皇室相關者，喧騰著求新求變的主張；而徐摛的寫作方法和風格正屬於此，特受皇室喜愛，即後世所謂「宮體詩」。因為多寫女性，所以被視作「豔詩」。同時，也交代了為何本書冠以「新詠」為書名之因。

接續前述，宮中女性何以喜歡「新詩」？徐陵序說：

……方當開茲縹帙，散此綰繩，永對翫於書帷，長循環於纖手。豈如鄧學《春秋》，儒者之功難習；竇專一黃老，金丹之術不成。因勝西蜀豪家，託情窮於魯殿，東儲甲觀，流詠止於洞簫。變彼諸姬，聊同棄日，猗歟彤管，無或譏焉。

這一段以女性讀者喜好出發，說明了《玉臺新詠》選詩的準的。他先說：女性覺得儒學太難黃老太虛；接著又說，本書所選的新詩豔歌勝過〈魯靈光殿賦〉及〈洞簫賦〉等賦體，因為那是豪門皇家男性所愛，非女性喜好。就此與《昭明文選》的選文相較，《文選》收賦體類文，且置於開篇，可見其最重視賦體；《玉臺》純選詩一體，無其他文類，知其最好詩歌。或許我們可說，《文選》為文人雅士文學審美的選本；《玉臺》則是宮中女性的文藝愛讀本。

總之，就《玉臺新詠》書序來看，第一：十分明顯地，編者在編纂時已經設定讀者是宮廷女性，這是一本專為排遣宮中女性閒暇而編撰的書。¹²第二：說明了這些宮中女性的閱讀喜好在於「新詩」「豔歌」，這些主寫女性生活內容的詩作。這與當時皇室文藝氣氛有關，亦與出於性別因素的女性文藝喜好有關。

二、女性讀者與作者背景：貴族仕士妻女

為女性讀者編選之詩歌，作者大多是男性，這在古代中國是無可厚非的現象。本文認為，留意當中的女性作者及其作品，也許有另外的價值及趣味。

¹⁰ 姚思廉，《梁書·徐摛傳》，鼎文書局。

¹¹ 由於就序文看來，此書專為宮中女性而編，故今人有編者為女性的說法。如：章培恒提出編者是陳后主之妃張麗華；胡大雷認為是梁元帝徐妃所撰。但目前學界多以上述說法的證據仍無法推翻徐陵為編者的資料，詳情請見張葆全譯注，《玉台新詠譯注》前言，頁3。

全書共有十二位女性作者，本節擬探其出身背景。若依詩作數量論之（請參看附錄），以十首的沈滿願居冠，其次是同為七首的鮑令暉及劉令嫺，再次是三首的桃葉與王叔英妻劉氏。二首者為劉勳妻王宋，其餘的六位均是一首。

先看以詩作數量居前的沈滿願、劉令嫺、王叔英妻劉氏¹²，及鮑令暉：

1. 沈滿願

吳興武康（今浙江德清）人，梁征西記室范靖（一作“靜”）的妻，沈約孫女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與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言其有《沈滿願集》三卷；《唐書·經籍志》言有《沈滿願集》五卷。

2. 劉令嫺

《梁書·劉孝綽傳》：「孝綽兄弟及群從諸子侄，當時有七十人，並能屬文，近古未之有也。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、吳郡張嶠、東海徐悱，並有才學。悱妻文尤清拔。悱僕射徐勉子，為晉安郡，卒，喪還京師，妻為祭文，辭甚淒愴。勉本欲為哀文，既觀此文，於是閣筆。」《名媛彙詩》（明鄭文昂編，張正岳明泰昌元年1620刻本）：「劉令嫺，劉孝綽之妹，徐悱妻也。孝標三妹，並有才學，而令嫺最幼，所稱劉三娘者是也。其兄孝綽罷官不出，為詩題其門曰：『閉門罷慶吊，高臥謝公卿。』嫺續之曰：『落花掃仍合，聚蘭摘復生。』文尤清拔。」

3. 王叔英妻劉氏

《名媛彙詩》：王叔英妻劉氏，瑯琊人，劉氏繪之女，孝綽長妹，世稱劉大娘，王叔英妻也。與妹令嫺齊名，文集並行於世。

沈滿願是永明體教父沈約的孫女；劉令嫺及王叔英妻劉氏，為蕭綱文學集團中劉孝綽的胞妹，而且其兄弟及諸子侄共七十多人，都是能文之士。劉令嫺夫徐悱是以蕭繹為首的宮體詩創作團體一員。足見，這些家族有濃厚的文學修養及創作氣氛，出身於此的女性亦不例外。鮑令暉兄為鮑照，照與顏延年、謝靈運並稱「元嘉三大家」，官至齊臨海王記事參軍，雖然出身寒微，史傳上關於他們身世的記載很少，但可想見，兄妹間應有許多文學交流，鮑令暉具創作條件及喜愛，亦是極為自然之事。

再看如班婕妤、甄皇后、徐淑、蘇伯玉妻、王宋，及桃葉。

1. 班婕妤（西漢）

《漢書·外戚傳》：「孝成帝婕妤，帝初即位，選入後宮。始為少使，俄而大幸，為婕妤。」後趙飛燕寵盛，婕妤失寵，作賦自傷悼。」又〈成帝本紀贊〉曰：臣之姑充後

¹² 以下三位女性作者的說明文字內容，轉引自胡文楷，《歷代婦女著作考》，頁12-14。

宮為婕妤。晉灼曰：班彪之姑也。《續列女傳》：「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，彪之姑，少有才學。」¹³

2. 甄皇后

《鄴中故事》魏文帝甄皇后，中山無極人。袁紹據鄴，與中子熙娶后為妻。後太祖破紹，文帝時為太子，遂以后為夫人。后為郭皇后所譖，文帝賜死後宮。臨終為此詩。《魏志》：后為漢太保甄邯後，生明帝及東鄉公主，黃初時賜死，葬於鄴。¹⁴

3. 徐淑

嚴可均〈鐵橋漫叢〉：後漢秦嘉妻徐淑傳序曰：嘉字士會，後漢桓帝時人，官黃門郎，作嘉妻傳。隴西秦嘉妻者，同邵徐氏女也。名淑，有才章，適嘉。嘉仕郡，淑居下縣，有疾，嘉舉上計掾，將行，以車迎淑為別，而與淑書。淑答書以疾，未能行。嘉重報淑書，淑又報嘉書，嘉遂行入洛，尋除黃門郎。¹⁵

4. 王宋

魏平虜將軍劉勳妻，魏文帝《典論》：帝與平虜將劉勳、奮威鄧展等飲宴。杜氏《新書》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，貴震朝廷。¹⁶

5. 桃葉

據說桃葉是王獻之愛妾。¹⁷王獻之（344-386），字子敬，王羲之幼子，琅琊臨沂人，居會稽山陰。歷任州主簿、秘書郎、建威將軍、吳興太守，官至中書令。

6. 蘇伯玉妻

晉人蘇伯玉的妻子，姓名不詳。蘇伯玉出使於蜀，久而不歸，其妻獨留長安，思念丈夫，便寫了這首詩。¹⁸

這些女性是皇室貴族之妻妾，甄皇后為魏文帝曹丕之后；班婕妤是漢成帝之嬪妃。徐淑、王宋及桃葉的夫婿均為名見經傳的文官武將。雖然正史中少見這些女性的身家族裔記載，但在門第觀念極重的魏晉南北朝，婚姻幾乎全是門當戶對的結合，所以，這些嫁入皇室或貴族或仕宦之家的女性，應該也是來自相近背景的家庭。¹⁹

¹³ 此段引文轉引自胡文楷，《歷代婦女著作考》，頁 1。

¹⁴ 除陵編、吳兆宜注、程琰刪補、穆克宏點校，《玉臺新詠箋注》，頁 56。

¹⁵ 此段引文轉引自胡文楷，《歷代婦女著作考》，頁 2。

¹⁶ 除陵編、吳兆宜注、程琰刪補、穆克宏點校，《玉臺新詠箋注》，頁 58。

¹⁷ 張葆全譯注，《玉台新詠譯注》，頁 451。

¹⁸ 張葆全譯注，《玉台新詠譯注》，頁 386。

¹⁹ 陳嘉琪，《南朝婚姻研究》，頁 81。

觀察讀者對象，《玉臺新詠》序文：「其人也，五陵豪族，充選掖庭；四姓良家，馳名永巷。」可見宮中麗人們多來自京都豪族或著名世家，就這點來說，女性讀者與作者的背景是相似的。該序又說：

加以天時開朗，逸思雕華，妙解文章，尤工詩賦。瑠璃硯匣，終日隨身；翡翠筆牀，無時離手。清文滿篋，非惟芍藥之花；新製連篇，寧止蒲萄之樹。九日登高，時有緣情之作；萬年公主，非無累德之辭。其佳麗也如彼，其才情也如此。

可見這些宮廷女性還善於解析文章，吟詩作賦，而且隨時都能下筆為文，而且不只會寫風花雪月之詩文，也能即事而發，極富才情。

至此，我們可以說，《玉臺新詠》編者所預設的讀者，及其書中所收的女性作者，出身背景大多來自世家貴族，甚或是文學家族中的女性。這樣的家庭環境，培養她們文學欣賞的興趣，賦予她們文學創作的的能力。而由於《玉臺新詠》一書的編成，也為當時這群識讀與創寫作的女性留下見證。

三、南朝女性的創作：《玉臺新詠》中的女性作品

觀察這十二位女性的三十八首作品，在形式方面，五言最多，有三十五首之多。七言一首，即烏孫公主的〈歌詩〉。三、七雜言詩一首：蘇伯玉妻〈盤中詩〉。五、七雜言詩一首：范靖妻沈滿願〈晨風行〉。《玉臺新詠》全書收詩情況；五言最多，近六百首；其次為七言，四十二首；再次為雜言體，共三十九首。20兩相比較，兩者的比重情況是一致的，甚至，女性作者的五言詩比重超過九成，是否能說，女性更專於或更擅於創作五言詩？

次就詩歌性質看，最多的是新詩，共十三首，當中含所謂主寫女性的「宮體詩」者，如范靖婦沈滿願，她寫〈詠步搖花〉、〈戲蕭娘〉等，亦有自創新題者，如徐悱妻劉令嫺〈聽百舌〉、〈題甘蕉葉示人〉等等。其次是樂府詩，共有十二首，有首創者如：班婕妤〈怨詩〉收在《樂府詩集》中的〈相和歌辭·楚調曲〉，也有舊題新詞者，如徐悱妻劉令嫺〈和昭君怨〉；范靖婦沈滿願〈王昭君嘆〉及〈越城曲〉。再次是仿〈古詩十九首〉，有四首，如鮑令暉〈擬青青河畔草〉、〈擬客從遠方來〉；就算題目未直接仿寫，也熟入〈古詩十九首〉詩句，如〈代葛沙門妻郭小玉詩二首〉，第一首的首句是「明月何皎皎」，第二首開始有「遺我雙題錦」，詩末有「行行日已遠」。新詩（含狹義的宮體詩）與樂府詩數量相距不多，這反映了《玉臺新詠》的選詩傾向，即新詩與樂府詩均收。

觀《玉臺新詠》全書，十卷的排序思維，幾乎可說是漢至南朝梁的詩歌發展史：卷一、卷二收自漢至魏、西晉的五言詩，內容古意，風格樸實；卷三、卷四收西晉至南朝齊之五言詩，已有綺豔之風；卷五、卷六專收梁代之五言詩，幾乎全為宮體詩；卷七則

²⁰ 顏智英，《昭明文選與玉臺新詠之比較研究》，頁114。

梁之君王貴族所作之豔體；卷八為梁代諸王周圍文學集團所作之豔詩；卷九以七言為主，多古趣；卷十為五言絕句。這三十八首女性詩作，僅在收梁君王貴族的卷七缺席，其他各卷均有，但集中在四、五、六及十卷。所以，所收的女性詩作偏向新風。

綜上所述，女性詩作與書中其他詩作（也就是男性作者）的情況是大致符合的。但我們一定會問，那麼女性作者的作品是否透顯或暗示了「女性書寫」的特質？這個問題在宮體詩類中是很難區別的，因為宮體詩的作者大多是男性，但以女性為寫作對象，他們是以「男子作閨音」的「擬女」心態來作宮體詩。另外，女性學習為詩的範本及師者，大多為男性，自是模仿男性寫作，所以，要自作品上見出性別差異，是較困難的。

試較：

1. 詠女性

珠華紫翡翠，寶葉間金瓊。剪荷不以製，為花如自生。低枝拂繡領，微步動瑤瑛。但令雲髻插，蛾眉本易成。〈詠步搖花〉，沈滿願

新妝本絕世，妙舞亦如仙。傾腰逐韻管，斂衽聽張弦。袖輕風易入，釵重步難前。笑態千金重，衣香十里傳。時持比飛燕，定當誰可憐？〈應令咏舞〉，王訓

2. 詠物-燈

綺筵日已暮，羅幃月未歸。開花散鵲彩，含光出九微。風軒動丹焰，冰宇澹清暉。不吝輕蛾繞，惟恐曉蠅飛。〈詠燈〉沈滿願

發翠斜漢裡，蓄寶宕山峰。抽莖類仙掌，銜光似燭龍。飛蛾再三繞，輕花四五重。孤對相思夕，空照舞衣縫。〈燈〉，謝朓，卷四

第一組的兩首均細寫女子的妝飾和姿態，第二組同樣寫「燈」，乍看是難以自作品分別作者性別。於此，本文只能說，女性的寫作技巧及成就，可與男性齊等，甚或超過。以第二組而言，本文認為，兩首都寫到了蛾，但沈滿願使用了《詩經·小雅·青蠅》的典故，將蠅飛暗喻為小人纏繞，更有深意。

鍾嶸《詩品》中可見到對班婕妤、秦嘉婦徐淑及鮑令暉的評語。置班婕妤於上品，評：「漢婕妤班姬詩，其源出於李陵。〈團扇〉短章，辭旨清捷，怨深文綺，得匹婦之致。」²¹置秦嘉婦徐淑詩於中品，評語：「漢上計秦嘉妻徐淑詩，夫妻事既可傷，文亦悽怨。為五言者，不過數家，而婦人居二。徐淑敍別之作，亞於〈團扇〉矣。」²²將鮑令暉與韓蘭英同評，置於下品：「齊鮑令暉歌詩，往往蘄絕清巧，擬古尤勝，唯百願淫矣。」²³

²¹ 王叔岷，《鍾嶸詩品箋證稿》，頁 145。

²² 王叔岷，《鍾嶸詩品箋證稿》，頁 209。

²³ 王叔岷，《鍾嶸詩品箋證稿》，頁 384。

不過，從詩題來看，本文發現，男性作者以「七夕」或「織女」（亦作牛女）為題者甚多，《玉臺新詠》全書收有十二首這個題目之詩，卻無一女性以此題為詩。僅徐悱妻劉令嫺有一首〈答唐孀七夕所穿針〉，但此詩為緣事而發，即對曾為歌女而現已居的唐娘，用七夕之夜的刺繡送給她，她有感而寫，流露了女性的情誼。所以，男性那些數較多的七夕題作，可說全為「擬女」之作，是以「他者的凝視」（the gaze of the Other）²⁴來想像女性的心思。相對的，七夕這個屬於女性的節日，《玉臺新詠》的女性作者卻無任一作品書寫這個節日，令筆者十分好奇。

同樣觀察詩題，女性寫作的宮體豔詩大概就是沈滿願的〈詠步搖花〉及〈戲蕭娘〉，與同期的男性宮體詩數量相較，應算少者。而且，本文認為，此期「緣事而發」的女性詩作，如前舉徐悱妻劉令嫺〈答唐孀七夕所穿針〉，及其〈題甘蕉葉示人〉、〈摘同心支（梔）子贈謝娘〉、〈光宅寺〉，見到女性作者將生活內容入詩，不再只寫舊題目與如思婦的舊內容，這是一種創新。

結語

《玉臺新詠》是一部專選歌詠婦女詩篇之總集，原因為編書動機就是為宮中女性閱讀喜好而設，所以，《玉臺新詠》所收之作是南朝宮廷女性的讀物，而這也說明了何以其選文偏向陰性柔媚之質。此書編者所預設的讀者，及其書中所收的女性作者，出身背景大多來自世家貴族，甚或是文學家族中的女性。這樣的家庭環境，培養她們文學欣賞的興趣，賦予她們文學創作的的能力。而由於《玉臺新詠》一書的編成，也為當時這群識讀與創寫作的女性留下見證。

在女性創作作品的現象方面，自詩歌形式、詩歌性質與發展論之，與整部書的情況是一致的。在藝術成就方面，似可與男性詩作相抗衡。至於是否能自作品看出性別差異，是較困難的；但若自男女兩性作品的詩題上觀察，確可比較出性別差異。

參考資料

除陵編、吳兆宜注、程琰刪補、穆克宏點校，《玉臺新詠箋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6月，北京第1次印刷。

張葆全譯注，《玉台新詠譯注》，廣西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7年12月第1版。

胡文楷，《歷代婦女著作考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7月新1版。

王運熙、楊明，《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6月。

康正果，《騷與豔情—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》，台北：雲龍，1991年2月臺一版。

王叔岷撰，《鍾嶸詩品箋證稿》，台北：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1992年3月，初版。

顏智英，《昭明文選與玉臺新詠之比較研究》，台北：花木蘭出版社，2008年3月，初版。

²⁴ 廖炳惠，《關鍵詞 200：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》，頁 185-186。

廖炳惠編著，《關鍵詞 200：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》，台北：麥田，2008 年 6 月，初版 12 刷。

呂光華，《南朝貴遊集團研究》，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，1990 年。

張紫君，《六朝詩歌的女性書寫》，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，1998 年。

沈宗霖，《芝蘭玉樹生階庭：南朝家學現象之研究》，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，2005 年。

陳嘉琪，《南朝婚姻研究》，台南大學國語文系教學碩士論文，2007 年。

高慶梅，〈從玉台新詠看南朝文人擬作對樂府古辭的改動〉，《樂山師範學院學報》，第 22 卷 3 期，2007 年 3 月。

陳春玲、黃鵬，〈從玉臺新詠看齊梁宮體詩的新變〉，《現代語文》（文學研究），2007 年第 8 期。

蘇雅惜，《玉臺新詠女性詩歌研究》，台南大學國語文系教學碩士論文，2009 年。

劉依芸，《齊梁宮體詩書寫女性探析—以玉臺新詠為範圍》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班碩士論文，2011 年。

附錄：《玉臺新詠》女性詩作表（依作者年代排序）

	朝	作者	作品	卷數
1	漢	班姬， 漢成帝婕妤， 共一首	〈怨詩〉一首 新裂齊紈素，鮮潔如霜雪。裁為合歡扇，團團似明月。出入君懷袖，動搖微風發。常恐秋節至，涼風奪炎熱。棄捐篋笥中，恩情中道絕。	卷一
2	漢	烏孫公主 共一首	〈歌詩〉一首 吾家之嫁我兮天一方，遠托異國兮烏孫王。穹廬為室兮毡為牆，肉為食兮酪為漿。常思漢土兮心內傷，願為飛鵠兮還故鄉。	卷九
3	漢	徐淑， 秦嘉妻， 共一首	〈答詩〉一首 妾身兮不令，嬰疾兮來歸。沈滯兮家門，歷時兮不差。曠廢兮侍觀，情敬兮有違。君今兮奉命，遠適兮京師。悠悠兮離別，無因兮敘懷。瞻望兮踴躍，佇立兮徘徊。思君兮感結，夢想兮容輝。君發兮引邁，去我兮日乖。恨無兮羽翼，高飛兮相追。長吟兮永歎，淚下兮霑衣。	卷一
4	魏	甄皇后， 魏文帝后 共一首	樂府〈塘上行〉一首 蒲生我池中，其葉何離離。傍能行仁義，莫若妾自知。眾口鑠黃金，使君生別離。念君去我時，獨愁常苦悲。想見君顏色，感結傷心脾。念君常苦悲，夜夜不能寐。莫以賢豪故，棄捐素所愛。莫以魚肉賤，棄捐葱與薤。莫以麻枲賤，棄捐菅與蒹。出亦復苦愁，入亦復苦愁。邊地多悲風，樹木何條條。從君致獨樂，延年壽千秋。	卷二
5	魏	王宋， 平虜大將	雜詩（一） 翩翩牀前帳，張以蔽光輝。昔將爾同去，今將爾共歸。緘藏篋笥	卷二

		軍劉勳妻， 共二首	裏，當復何時披？ 雜詩（二） 誰言去婦薄，去婦情更重。千里不唾井，況乃昔所奉。遠望未為遙，時不得往。	
6	晉	李夫人 共一首	賈充與妻李夫人〈連句詩〉三首 室中是阿誰？嘆息聲正悲。（賈公） 嘆息亦何為？但恐大義虧。（夫人） 大義同膠漆，匪石心不移。（賈公） 人誰不虛終？日月有合離。（夫人） 我心子所達，子心我亦知。（賈公） 若能不食言，與君同所宜。（夫人）	卷 十
7	晉	桃葉， 王獻之愛 妾， 共三首	〈答王團扇歌〉（一） 七寶畫團扇，燦爛明月光。與郎却暄暑，相憶莫相忘。 〈答王團扇歌〉（二） 青青林中竹，可作白團扇。動搖郎玉手，因風托方便。 〈答王團扇歌〉（三） 團扇復團扇，持許自障面。憔悴無復理，羞與郎相見。	卷 十
8	晉	蘇伯玉妻 共一首	〈盤中詩〉一首 山樹高，鳥鳴悲。泉水深，鯉魚肥。空倉雀，常苦飢。吏人婦，會夫稀。出門望，見白衣。謂當是，而更非。還入門，中心悲。北上堂，西入階。空機絞，杼聲催。長嘆息，當語誰？君有行，妾念之。出有日，還無期。結中帶，長相思。君忘妾，天知之？妾忘君，罪當治。妾有行，宜知之。黃者金，白者玉。高者山，下者谷。姓為蘇，字伯玉。作人才多智謀足，家居長安身在蜀，何惜馬蹄歸不數。羊肉千斤酒百斛，令君馬肥麥與粟。今時人，智不足。與其書，不能讀，當從中央周四角。	卷 九
9	宋	鮑令暉， 鮑照妹， 共七首	〈擬青青河畔草〉 裊裊臨窗竹，藹藹垂門桐。灼灼青軒女，泠泠高臺中。明志逸秋霜，玉顏豔春紅。人生誰不別，恨君早從戎。鳴弦慚夜月，紺黛羞春風。 〈擬客從遠方來〉 客從遠方來，贈我漆鳴琴。木有相思文，弦有別離音。終身執此調，歲寒不改心。願作陽春曲，宮商長相尋。 〈題書後寄行人〉 自君之出矣，臨軒不解顏。砧杵夜不發，高門晝常關。帳中流熠燿，庭前華紫蘭。物枯識節異，鴻來知客寒。遊用暮冬盡，除春待君還。 〈古意贈今人〉 寒鄉無異服，衣氎代文練。月月望君歸，年年不解綰。荊。揚春早	卷 四

			和,幽.冀猶霜霰。北寒妾已知,南心君不見。誰為道辛苦,寄情雙飛燕。形迫杼煎絲,顏落風催電。容華一朝盡,惟餘心不變。 〈代葛沙門妻郭小玉詩〉二首 (一) 明月何皎皎,垂幃照羅茵。若共相思夜,知同憂怨晨。芳華豈矜貌,霜露不憐人。君非青雲逝,飄迹事咸秦。妾持一生淚,經秋復度春。 (二) 君子將遙役,遺我雙題錦。臨當欲去時,復留相思枕。題用常著心,枕以憶同寢。行行日已遠,轉覺心彌甚。	
			〈寄行人〉一首 桂吐兩三枝,蘭開四五葉。是時君不歸,春風徒笑妾。	卷十
10	梁	范靖婦 沈滿願, 共十首	〈詠步搖花〉 珠華縈翡翠,寶葉間金瓊。剪荷不以製,為花如自生。低枝拂繡領,微步動瑤瑛。但令雲髻插,蛾眉本易成。 〈戲蕭娘〉 明珠翠羽帳,金薄綠綃帷。因風時暫舉,想像見芳姿。清晨插步搖,向晚解羅衣。託意風流子,佳情詎肯私。 〈詠五彩竹火籠〉 可憐潤霜質,纖剖復毫分。織作迴風苕,製為縈綺文。含芳出珠被,曜彩接細裙。徒嗟今麗飾,豈念昔凌雲。 〈詠燈〉 綺筵日已暮,羅幃月未歸。開花散鵲彩,含光出九微。風軒動丹焰,冰宇澹清暉。不吝輕蛾繞,惟恐曉蠅飛。	卷五
			范靖妻沈氏〈晨風行〉一首 理楫令舟人,停艫息旅薄河津。念君劬勞冒風塵,臨路揮淚沾巾。飄流勁潤逝若飛,山高帆急絕音徽。留子句句獨言歸,中心兢兢將依誰?風彌葉落永離索,神往形返情錯漠。循帶易緩愁難却,心之憂矣頗銷鑠。	卷九
			〈王昭君嘆〉(一) 早信丹青巧,重貨洛陽師。千金買蟬鬢,百萬寫蛾眉。 〈王昭君嘆〉(二) 今朝獲漢地,明旦入胡關。高堂歌吹遠,遊子夢中還。 〈映水曲〉 輕鬢學浮雲,雙蛾擬初月。水澄正落釵,萍開理垂發。 〈登樓曲〉 憑高川陸近,望遠阡陌多。相思隔重嶺,相憶限長河。 〈越城曲〉 別怨淒歌響,離啼濕舞衣。願假烏棲曲,翻從南向飛。	卷十

1 1	梁	徐悱妻 劉令嫺， 共七首	〈答外詩（一）〉 花庭麗景斜，蘭牖輕風度。落日更新妝，開簾對春樹。鳴鸝葉中響，戲蝶花間驚。調瑟本要懽，心愁不成趣。良會誠非遠，佳期今不遇。欲知幽怨多，春閨深且暮。 〈答外詩（二）〉 東家挺奇麗，南國擅容輝。夜月方神女，朝霞喻洛妃。還看鏡中色，比豔自知非。摛辭徒妙好，連類頓乖違。智夫雖已麗，傾城未敢希。 〈答唐孀七夕所穿針一首〉 倡人助漢女，靚妝臨月華。連針學並蒂，縈縷作開花。嬋閨絕綺羅，攬贈自傷嗟。雖言未相識，聞道出良家。曾停霍君騎，經過柳惠車。無由一共語，暫看日升霞。 〈聽百舌〉 庭樹旦新晴，臨鏡出雕楹。風吹桃李氣，過傳春鳥聲。靜寫山陽笛，全作洛演笙。注意懼留聽，誤令妝不成。	卷 六
			〈光宅寺〉 長廊欣目送，廣殿悅逢迎。何當曲房里，幽隱無人聲。 〈題甘蕉葉示人〉 夕泣以非疏，夢啼真太數。惟當夜枕知，過此無人覺。 〈摘同心支子贈謝娘，因附此詩〉 兩葉雖為贈，交情永未因。同心處何限，支子最關人。	卷 十
1 2	梁	王叔英婦 劉氏， 共三首	〈和昭君怨〉 一生竟何定，萬事良難保。丹青失舊圖，玉匣成秋草。相接辭關淚，至今獲未燥。漢使汝南還，殷勤為人道。	卷 八
			〈贈答〉一首 妝鉛點黛拂輕紅，鳴環動珮出房櫳。看梅復看柳，淚滿春衫中。	卷 九
			〈暮寒〉一首 梅花自爛漫，百舌早迎春。逾寒衣逾薄，未肯懷腰身。	卷 十